

论语篇的衔接和谐与连贯程度

薛静¹, 贺蓉², 王庆光¹

(1. 重庆邮电大学 外语系, 重庆 400065; 2. 西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0715)

摘要: Halliday & Hasan(1985)提出了衔接和谐理论,并力图以此衡量语篇连贯的程度。但衔接和谐理论对语篇连贯程度予以定量分析的理论目标与语篇连贯的盖然性特征相抵触;其衡量语篇连贯程度的三项参数在考察对象和具体操作手段上也存在不足,因此,衔接和谐在衡量语篇连贯程度方面也有其不足之处。同时,语篇连贯也并不一定蕴涵其在衔接上的和谐。但是,衔接和谐理论有力地推动了“语篇连贯具有不同程度”的思想的深入发展。

关键词: 衔接和谐;语篇连贯;程度

中图分类号: H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06)03-0117-06

一、引言

语篇连贯研究理论模式中, Halliday & Hasan(1976, 1985)的“语域加衔接”模式(张德禄, 2003)影响颇大,但也受到了不少批评。Halliday & Hasan 吸收众多批评,于1985年出版了 *Language, Context, and Text: Aspects of Language in a Social-semiotic Perspective* 一书。该书提出了“衔接链”(cohesive chain)概念,以衔接纽带(cohesive tie)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为基础,将衔接链归纳为同指链(identity chain)和相似链(similarity chain),提出了衔接链互动(chain interaction)的概念。在此基础上, Halliday & Hasan 提出以衔接和谐(cohesive harmony)程度衡量语篇的连贯程度。Martin(1992: 417-433)曾对衔接和谐理论进行过较为中肯的批评,但笔者认为, Martin 的批评基本上不是对衔接和谐特别是其衡量参数的本体性评价。为此,本文首先对衔接和谐理论进行简单介绍,然后论述衔接和谐在衡量语篇连贯程度上的不足,最后对衔接和谐的理论重新定位。

二、衔接和谐

语篇是按照谋篇机制(texture)组织起来的。谋篇机制由语篇中一个个纵横交错的衔接纽带(cohesive ties)组成(张德禄, 2001)。衔接纽带存在的基本条件是它必须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成分作为其端点。衔接纽带各端点间的联系可归纳为三类语义关系,即同指(co-referentiality)、同类(co-classification)及同延(co-extension)关系(Halliday & Hasan, 1985: 73)。假设某衔接纽带的两个端点分别是A与B,当A与B指向同一(广义)语境下相同的人、事物、事件,或同一抽象概念时,A与B组成的衔接纽带就是同指纽带;当A与B所指的事物、过程或环境等相互独立但却在类属上一致时,A与B组成的衔接纽带就是同类纽

收稿日期: 2006-03-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2004xks003)

作者简介: 薛静(1971-),女,四川开江人,重庆邮电大学外语系讲师,主要从事语言学研究。

带,如“I play the cello. My husband does, too.”中,“我演奏大提琴”(play the cello)与“我丈夫演奏大提琴”(does)虽然都是演奏大提琴的行为,但却具有不同的行为主体,“play the cello”与“does”组成同类衔接纽带。当A与B之间组成同延衔接纽带时,A与B在性质上不同,但它们的意义却属于同一个语义场,如“gold”与“silver”是不同性质的两种金属,但都可归入贵金属(“precious metal”)这一总体意义。语篇体现衔接纽带语义关系的词项(指经过词汇还原后的词汇标记)组成衔接链(cohesive chain)。衔接链分为同指链(identity chain)和相似链(similarity chain)两类。同指链的语义基础是同指语义关系;相似链的语义基础则是同类或同延语义关系,如:

例1.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little girl and she went out for a walk

and she saw a lovely little teddybear

and so she took it home

and when she got home she washed it

and when she took it to bed with her she cuddled it

and she fell straight to sleep

and when she got up and combed it with a little wirebrush the teddybear opened his eyes

and stared to speak to her

and she had the teddybear for many many weeks and years

and so when the teddybear got dirty she used to wash it

and every time she brushed it it used to say some new words from a different country

and that's how she used to know how to speak English, Scottish, and all the rest.

(Halliday & Hasan, 1985: 70)

例1中的衔接链可归纳如下(括号内数字为语篇经词项还原后该词项的个数):

相同链:a. girl (17); b. teddybear (14); c. home (2)

相似链:d. was got (= became); e. went walk got (got = reached); f. lovely dirty; g. wash (2) comb brush; h. took had (= owned); i. weeks years; j. many (2) some. k. new different; l. speak (2) say; m. took-to-bed fell-to-sleep got-up opened-eyes; n.

words English Scottish all-the-rest; o. little (3)

(ibid.: 90)

例1的15个衔接链中,a, b, c, 分别为同指链,其余皆为相似链。进入衔接链的词项称为相关词项(relevant tokens),未进入衔接链的词项称为边缘词项(peripheral tokens)。总共74个词项(lexical token)中,67个进入了衔接链,相关词项与词项总数之间的百分率为90.5%,边缘词项与相关词项之间的比率为10.4%。例1是连贯的。但是,Halliday & Hasan指出,大量的相关词项并不足以保证语篇的连贯性。例如:

例2. girl bananas two spend shopkeeper

apples own girls dollars grapes

buy fifty sell cents shopkeeper

girls fruit

例2中的所有词汇都进入了衔接链,其相关词项与词项总数的比率为100%,但却是不连贯的。因此,Halliday & Hasan认为语篇的连贯性除了大量的相关词项外,还离不开衔接链互动(chain interaction)。衔接链互动指某衔接链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项与另一衔接链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项之间存在着语法关系。如例1中衔接链a与e和g之间就存在着互动关系。a中的girl是行为者,e中的went, walk, got和g中的wash, comb, brush等则是girl所发出的行为。衔接链互动关系可抽象为小句或词组成分之间的关系,如:行为者(doer)与行为(doing);行为(doing)与行为承受者(done-to);限定成分(quality)与被限定成分(qualified)等。进入衔接链且参与衔接链互动的词项称为中心词项(central token);进入衔接链但却未参与互动的词项称为非中心词项(non-central token)。语篇中不同衔接链之间的互动是不一样的。在某一语篇或其不同片段中总有一个衔接链与其它大多数衔接链有互动关系,因而从互动参与程度上讲是最活跃的。这种衔接链称为中心衔接链(focal chain)。有些衔接链不与其它任何衔接链发生互动,这样便出现了互动中断(interaction break)。由于边缘词项、相关词项、中心词项、非中心词项、衔接链中断等都可以做数量上的统计,Halliday & Hasan就以以下三参数来衡量语篇的连贯性:(1)边缘词项与相关词项之间的比率越低,则语篇连贯性越高;(2)中心词项与非中心词项之间的比率越高,则语篇连贯性越高;(3)衔接链互动中

断数越低,则语篇连贯性越高。

衔接和谐(cohesive harmony)就是以上三种关系的总和。结合衔接和谐三个参数的量化特征,Halliday & Hasan认为:“语篇连贯程度是衔接和谐程度的函数”(variation in coherence is the function of variation in the cohesive harmony of a text)(ibid: 94),即衔接上和谐的语篇就是连贯的语篇,反之亦然。

三、衔接和谐对语篇连贯的贡献

将上文例1和例2进行对比,我们发现我们对两者连贯程度的直觉和对衔接和谐程度的分析的结果是一致的。也有其它的研究也表明(Martin, 1979; Hasan, 1984)语篇的衔接和谐程度与语篇读者对语篇连贯程度的直觉相符;另外,由于相关词项、边缘词项、中心词项、非中心词项以及互动中断都可作数量上的统计,因此,衔接和谐的提出被认为有助于语篇连贯程度的量化(朱永生,严世清,2001:77);周光亚(1986)还根据衔接和谐的量化特征提出对语篇连贯进行定量分析的设想。但笔者认为,衔接和谐作为衡量语篇连贯程度的手段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仍然值得讨论。衔接和谐理论在其考察对象、具体操作,以及理论目标的科学性等方面都存在一些不足。

从考察对象上看,衔接和谐实际仅把语篇内各衔接链组成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纳入考察范围。对语篇衔接和谐程度的考察主要在于体现同指、同类和同延三种语义关系的形式手段上:在以同指语义关系为基础相同链中主要是代词(pronominal cohesion)、实例对等词语(instantial equivalence)、定冠词、指示词等形式衔接手段;对相同链的语义基础同类和同延语义关系考察则主要是替代和省略、词汇重复和同义、反义、上下义、部分与整体关系等词汇关系。但是语篇中由各个衔接链组成的更为宏观的结构以及语篇交际功能却未能成为衔接链考察的对象。因此,衔接和谐不能对语篇的语域一致性和语类结构等进行衡量,但是衡量语篇的连贯程度必须同时考虑语域的一致性(consistency of register)和语类(genre)(Martin, 1992: 418)。另外, Halliday & Hasan(1985: 94)也意识到,衔接和谐因未能将逻辑功能和人际功能纳入其考察范围之内而需要作进一步的修正。

从具体操作上看,衔接和谐处理衔接链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重叠(overlapping)现象的方法值得推敲。在对语篇进行词项还原(lexical rendering)以

后,语篇分析者会面临如下两个问题:有些词汇特别是代词的还原词项到底应当归入相似链还是相同链?在相同链和相似链中都发挥作用的词项是进行一次记数还是重复记数?在上述两个问题上的不同选择会影响语篇词项总数和衔接链的确定。Halliday & Hasan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可概括为同指链优先原则(identity chain priority)(Martin, 1992: 419),因此,既进入同指链又进入相似链的词项只在同指链中记数。这种做法暂时跳出了无法确定衔接链数和语篇词项总数的困境,但抛开语篇某些词项之间的语义关系的操作方法事实上将语篇中某些对连贯起作用的语义关系排除在考察范围之外。不考虑语篇中某些语义衔接关系,以及由此操作原则导致的语篇词项的统计总数与实际词项总数之间存在的可能差异使衔接和谐的考察不够全面,同时也不太准确。这就有悖于Halliday & Hasan以衔接和谐程度对语篇的连贯性进行定量测定的初衷。

衔接和谐的理论目标,即语篇连贯性的量化分析,与语篇连贯的盖然特性不相符合。语篇在衔接上的和谐程度由统计上相对精确的百分率(即边缘词项与相关词项之间的比率,中心词项与非中心词项之间的比率)和数值(即衔接链中断数)体现。但这种衡量手段实际上是对句与句之间的衔接形式进行考察,从而在事实上把衔接语义关系与衔接体现形式等而视之。这种静态描写无疑能揭示出语篇表层形式的结构特征的某些方面,但却不能很好地揭示语篇赖以存在的语义关系及制约语义连贯的语用因素。除此之外,语篇连贯程度主要依赖于读者的感知而非形式衔接手段。已有的研究证明,丰富的衔接手段并不能保证语篇连贯(Enkvist, 1978; Reinhart, 1980; Hobbs, 1979; Morgan & Sellner, 1990; Givon, 1995; 苗兴伟,1998,等等)。因此在衔接上和谐的语篇并不一定连贯程度高。为了检验衔接和谐对语篇连贯的衡量是否准确,我们对Enkvist(1978)的“福特车”的例子与前文中的例2进行对比分析(为了方便我们将该例各小句按顺序标号):

例3 1. I bought a Ford. 2. A car in which President Wilson rode down the Champs Elysees was black. 3. Black English has been widely discussed. 4. The discussions between the presidents ended last week. 5. A week has seven days. 6. Every day I feed my cat. 7. The cat is on the mat. 8. Mat has three let-

ters.

(Enkvist, 1978)

例3中词汇还原如下:

1. I, bought, Ford

2. car, in, car, President-Wilson, rode, down, Champs-Elysees, was, black

3. black-English, has-been, widely, discussed

4. discussions, between, presidents, ended, last-week

5. week, has, seven, days,

6. every, day, I, feel, cat

7. cat, is, on, mat

8. mat, has, three, letters

衔接链:同指链:a. I (2); b. day (2); c. cat (2);

d. has (2); e. car (2)

相似链: f. discussed, discussions; g. President-Wilson, President;

h. was, has-been, is; i. seven, three; j. last-week, week

例3中共38个词项,21个词项进入了衔接链,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例3的边缘词项数与相关词项数的比率为 $(38 - 21) / 21 = 81\%$ 。例2中所有的词项都进入了衔接链,其边缘词项数为0,因此,边缘词项与相关词项的比率为0%。根据衔接和谐的第一项参数(即边缘词项与相关词项之间的比率越低,则语篇连贯性更高),例2的连贯性应当大大高于例3。其次,例3和例2中所有衔接链中没有任何衔接链与另外的衔接链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项之间存在语法关系,因此没有衔接链互动,也没有任何衔接链充当中心链,因此中心词项与非中心词项间的比值同为0。这就是说例2和例3衔接和谐的第二项参数(中心词项与非中心词项之间的比率越高,则语篇连贯性更高)是相等的。相等的参数值对于区分例2和例3在连贯性上的差异是毫无意义的。衔接和谐的第三项参数以衔接和谐的衔接互动中断数的高低来衡量语篇连贯性的高低。但是,衔接和谐中断数是一个与语篇篇幅长短相关的绝对数值,比如,一篇100万字的长篇小说与1000字的小小说相比,前者的衔接链互动中断数在一般情况下会比后者的高,但我们不能将据此认定前者在连贯程度上弱于后者。衔接链互动中断数实际上对语篇连贯程度没有任何衡量意义。总起来看,对于例2和例3而言,

衔接和谐的第二项参数因在例2和例3中数值完全相同而对区别它们连贯性高低“无能为力”;第三项参数因其是与语篇长短直接相关的绝对数值而不能作为区别它们连贯性的指标。而第一项参数则成了衡量例2和例3在连贯程度差异的唯一指标。面对0%和81%这两个比率,根据衔接和谐的第一标准(边缘词项数与相关词项数的比率越低,则语篇连贯性越高)我们做出的判断只能是例2的连贯程度比例3高得多,甚至可能作出例2是连贯的,而例3是毫无连贯性的判断。而事实上,例2和例3同为不连贯甚至毫无连贯性可言的“天书”。这说明,语篇连贯不是语篇衔接和谐程度的函数,更不能作为衡量语篇连贯性的指标。

四、语篇连贯对衔接和谐的要求

语篇连贯不是其衔接和谐程度的函数,那么,语篇连贯是不是一定蕴涵衔接上的和谐呢?请看例4:

例4 [越调][天净沙]·《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马致元的这首诗是中国古典文学中写“秋思”的名曲,被誉为“秋思之祖”(周德清《中原音韵》)。由28个字写成的近似于“景物流水账”的短短小曲因述尽了枯败与悲凉,孤独与思乡而成为广为流传的名曲。其连贯性毋庸置疑,但该曲的衔接和谐程度又当如何呢?

对话篇进行衔接和谐分析的首要前提是确定语篇中衔接链赖以存在的语义关系(即同指、同类、同延三类语义关系)。我们首先可以判定该曲中不存在任何同指语义关系,各词项之间也无法组成同指语义纽带,因而确定同指衔接链是不可能的。其次,该曲的所有词项之间不存在类属上的一致性,如我们不能说“枯”与“老”表示类似的意义,也不能说“古”与“西”在意义上有任何相同之处,更不能说“西下”和“在天涯”表示的是同一类行为。因此,我们不能确立类似于“I play the cello, and my husband does too.”中存在的同类语义关系。最后,无论是前三句中偏正词组的修饰成分或被修饰成分,还是后两句中“夕阳”、“断肠人”或“西下”、“在天涯”都不存在同延语义关系,因为我们既不能为“枯”、“老”、“昏”确定一个共同的语义场,也无法将“道”、“马”、“风”归入同一个总体意义,更不能为“夕阳”和“断肠人”找到一个合适的上义词。因此,该曲中没有同

延语义关系。这就是说,在此诗中不存在考察衔接和谐所依赖的任何一种语义关系,因而该曲中的各个词项也就缺乏组成衔接链的语义基础。没有衔接链,衔接和谐的三项参数数无从谈起,进行衔接和谐程度的考察也就无法进行。

由此可以看出,[天净沙]·《秋思》的连贯性对衔接和谐没有任何要求。其连贯性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从语言内部看,一韵到底的韵律结构(“鸦”、“家”、“马”、“下”、“涯”),[越调]·[天净沙]这种词牌的特殊语篇结构以及词中的景物描写构成了该曲语篇意义的主要部分,并奠定了其在连贯性上的意义基础。从语言外部看,该曲是否连贯主要取决于语篇接受者能不能根据曲中各词汇所表达的概念意义(conceptual senses)建立一个完整的语篇世界(textual world);该曲连贯性的强弱则与语篇接受者在现实世界(real world)的经验(Beagrande & Dressler, 1981:84-110),如阅读、情感等方面的经历以及读者在阅读此曲所处的情景语境、心理和情绪状态等密切相关。另外,任何文学作品的连贯性离不开语言本体之外的文化语境。[天净沙]·《秋思》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吟咏秋思的顶峰之作主要还依赖于中国传统文化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悲秋”意识。中国文学作品,特别是古典作品中大量悲秋作品的存在正是“悲秋”意识存在的明证。古人所谓“秋之为言愁也”,“自古逢秋悲寂寥”(转引自熊开发,1995)等对《秋思》连贯性的解读提供了宏观的文化语境。另外,中国古诗的最高境界之一就在于:“词之妙,莫妙于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刘熙载《艺概·诗概》),[天净沙]·《秋思》的高度提炼使其连贯性对衔接机制几乎没有任何要求,因此,衔接和谐不是其连贯性的必须形式特征,其连贯程度也就不是其衔接和谐程度的函数。

上文的分析与语篇连贯与衔接的关系是一致的。语篇连贯是语言本体(包括语篇意义和衔接机制),认知心理(包括认知模式和心理思维)和社会文化(包括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等多种因素的综合(朱永生,1995,1996;张德禄,1999,2003)。衔接机制不是语篇连贯的必要条件,而是语篇生成过程中加强语篇连贯性的一种可选手段(苗兴伟,1998)。连贯的语篇不一定是衔接的(Widdowson, 1979; Brown & Yule, 1983; Stubbs, 1983; Giora, 1985; Tsui, 1991,等等),因此,连贯的语篇中就不一定存在衔接机制,当然也就不

一定蕴涵其在衔接上的和谐。

五、结语及衔接和谐理论的定位

衔接和谐实际上是 Halliday & Hasan 从词汇层面对语篇连贯进行定量分析的尝试。这种尝试一方面因考察的对象、范围和操作方法等方面的不足而不能全面考察语篇连贯的资源,另一方面,衔接和谐也因其定量性特征与语言固有的盖然性特征(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1989:18)相悖而不能完全达到他们所希望的理论目标,在衡量某些类型的语篇如诗歌以及日常会话(Widdowson, 1978: 29, 1979: 96; Laffal: 85等)等的连贯程度上显得力不从心。但是,衔接和谐理论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对于语篇连贯的绝对主义的不科学的观念,有力地推动了语篇连贯具有不同程度的思想的深入发展。必须指出,在某些类型的语篇(如传说故事、科技语篇等)中,由于其显性衔接手段较为丰富,且其话语往往围绕某一话题展开,其衔接机制与其连贯程度必然存在较大关联。Parson(1996)的实验研究就表明叙事性语篇的衔接和谐与连贯程度就存在相当一致性。限于文章篇幅,本文未能对不同类型的语篇的衔接和谐与其连贯程度的关系进行分析和统计,笔者拟在以后另文专述。

参考文献:

- [1] BEAGRANDE & DRESSLER. Introduction to Text Linguistics [M]. London: Longman, 1981.
- [2] BROWN & Yule. Discourse Analysis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3] ENKIVST N E. Coherence, Pseudo-coherence, and non-coherence [A]. OSTMAN J O (ed.). Cohesion and Semantics [C]. Abo Akademi Foundation, 1978.
- [4] GIORA R. What's a coherent text [A]. SOZER E (ed.). Text Connexity, Text Coherence [C]. Hamburg: Helmut Buske Verlag, 1985.
- [5] GIVON T. Coherence in Text vs. Coherence in Mind [A]. GERSBACHER M A, GIVEON T (ed.). Coherence in Spontaneous Text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5.
- [6] Halliday M A K.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5.
- [7] HALLIDAY M A K, HASAN R. Language, Context, and Text: Aspects of Language in a Social-semiotic Perspective [M]. Cictoria: Deakin University Press, 1985.
- [8] HALLIDAY M A K, HASAN R. Cohesion in English [M].

-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 [9] HASAN R. Coherence and cohesive harmony [A]. J FLOOD (ed.). *Understanding Reading Comprehension: Cognition, Language and the Structure of Prose* [C]. Newark, Del.: International Reading Association, 1984.
- [10] HOBBS J R. Coherence and Coreference [J]. *Cognitive Science*, 1979, (3): 67 - 90.
- [11] LAFFAL J. *Pathological and Normal Language* [M]. New York: Antherton Press, 1965.
- [12] MARTIN J R. *English Text* [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2.
- [13] MORGAN J L, SELLNER B M. *Discourse and Linguistic Theory* [A]. SPIRO R J et al (ed.). *Theoretical Issues in Reading Comprehension* [C]. New Jersey: Erlbaum, 1990.
- [14] PARSON 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Cohesive Harmony [A]. M Berr (ed.). *Meaning and Form: Systemic Functional Interpretations* [C]. Norwood, NJ: Ablex, 1996.
- [15] REINHART T. Conditions of Coherence [J]. *Poetics Today*, 1980, 1(4): 61 - 180.
- [16] STUBBS M. *Discourse Analysis* [M]. Oxford: Blackwell, 1983.
- [17] TSUI A, B M. Sequency Rules and Coherence in Discourse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91, 15(2): 111 - 129.
- [18] WIDDOWSON H G. *Teaching Language as Communication*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 [19] WIDDOWSON H G. *Exploration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 [20] 胡壮麟, 朱永生, 张德禄. *系统功能语法概论* [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9.
- [21] 张德禄. 语篇连贯研究纵横谈 [J]. *外国语*, 1999, (6): 24 - 31.
- [22] 张德禄, 刘汝山. *语篇连贯与衔接理论的发展与应用*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
- [23] 张俊. 试论性质突出的文体作用 [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 8(6): 166 - 168.
- [24] 朱永生, 严世清. *系统功能语言学多维思考*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 [25] 蒋星煜. *元曲鉴赏辞典* [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0.
- [26] 周光亚. 语篇连贯性的定量分析 [J]. *现代外语*, 1986, (4).

Cohesive Harmony and Textual Coherence

XUE Jing¹, HE Rong², WANG Qing-guang¹

(1.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hongqing 400065, China;

2.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Sinan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Cohesive harmony was first proposed by Halliday & Hasan (1985) and was meant to be a measuring device of textual coherence. The theory of Cohesive Harmony, however, for its theoretical objective contradictory to the probability of textual coherence and the three measuring parameters problematic in terms of the scope to be examined and the principles for data processing, can hardly be equated to an adequate measuring device of textual coherence. The theory of Cohesive Harmony, though does not fulfill the designated objective, has factually shattered away the absolutistic stance toward coherence and thus render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vistic idea of textual coherence.

Key words: cohesive harmony; coherence of text; degree